

# 当文学遭遇解构: 被改写的亲情符号

唐文军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解构0是一种颠覆等级、秩序、本质的方法,它强调反权威、反传统。/解构0不仅是女性主义用于颠覆男权社会的一种手段,也成为当下文学的写作策略,作家们逐步地颠覆现实生活中的崇高感,暴露人性的真相。本文以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实践为例,对亲情中最基本的母爱与父子关系的变化稍作梳理,探究文学发展的现状。

**关键词:** 解构; 母爱; 父子关系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310(2009)03- 0036- 04

当下文学发展表现出不断质疑的倾向,它要挖掘出传统社会中被遮蔽、被隐藏的部分,从而逐步走向了/解构0。/解构时代的文学以一种似乎全新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的离经叛道与艺术创新令人目瞪口呆。当我们冷静下来仔细对它们加以审视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破坏力正在我们的生活中悄然发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sup>[1]</sup>解构策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创作中,有力地撕破了传统崇高理念的虚伪面纱,解构出深藏的真实,直指女性人生的真义。

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不仅对母爱的崇高性进行了解构,也对父子关系进行了颠覆。亲情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遭遇此变,一方面是女性主义作家们故意为之,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文学对当下社会的新诉求。在解构的策略下重构当下文学理念不失为一种策略,但是否能够做到有价值的重建还有待商榷。

## 一、对崇高母爱的解构

二十世纪初,以冰心、冯沅君、苏雪林为代表的一些作家,从传统的女儿角度充分感受母爱的温暖情谊,把母亲当成人生的避风港,在作品中抒发对母亲的感恩之情。这个时期对母爱的书写表现出温柔细腻、无尚崇高的总体特征。作为母亲身份的女人所具有的牺牲意识,被当作是优秀女性的精魂、男性世界的支撑。可以说冰心式的/爱的哲学0使得母爱的光辉遍洒在这一时期女性的本文中,女性的最高荣耀也表现在能否成功地成为一位/贤妻良母0。

事实上,在男权社会里最完美的女性形象既是这种/贤妻良母0式的。女性被传统的男性文化秩序规定着,似乎只有为丈夫、为孩子牺牲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用/母性0和/妻性0做为女人的代名词正是男权文化分裂、扭曲女性的惯用伎俩。但在那个纷争的年代,传统女性的形象在硝烟弥漫中难有翻身澄清的机会。

于是女性写作中对母亲的传统定位一直持续着,/母爱神话0成为动荡年代的心理慰藉。而到了四十年代,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的形象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的怀抱不再是温和体恤,无限包容的了。像5金锁记6中的曹七巧,这位母亲在年轻时代为了做大家庭眼中的/贤妻良母0,牺牲了自己最好的青春岁月和一颗渴求爱情的心。所以当她作了母亲后就成了邪恶的化身,她以毁灭自己儿女的美好未来,来实现自己对过去遭遇过的生活的报复。在其他作品,诸如5倾城之恋6、5十八春6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母亲从至高的塔顶步入尘世,她们的生命里,除了爱还有恨。张爱玲把这一群母亲刻画的淋漓尽致,挖掘出她们的本性中自私隐晦的一面。

错开文学性缺失的文革时期,我们直接过渡到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通过作家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母亲由慈母到恶母的发展并不是昙花一现,尽管在王安忆的5小城之恋6、铁凝的5麦秸垛6等作品中,母性的光辉仍在延续,但通过其他的文本分析,不难发现这个时期对母爱的解构其实是愈演愈烈。5长恨歌6中王琦瑶与女儿的关系尽管

收稿日期: 2009- 02- 12

作者简介: 唐广军(1984- ),男,安徽阜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 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

没有恶意的互相侵害,但也是充满着隔膜与冰冷的凝视:/王琦瑶是四十七岁,看上去至少减去十岁,和女儿走在一起,更像一对姐妹,也是姐姐比妹妹好看。但好看归好看,青春却是另一回事,怎么补也补不过来,到底是年轻占些便宜有着许多留待享用的权利,不争取也是归她。所以王琦瑶对女儿是有妒意的,薇薇呢,便也有了她的优势。总之这母女俩的优劣位置是可转换的,决定于从哪个角度看问题。<sup>[2]</sup>她对年轻的女儿薇薇的嫉妒,以及薇薇对母亲的冷漠感情显而易见。王琦瑶在小说中既是母亲更是女人,她会因为追忆年轻时上海三小姐的风光年月,对那些年轻的小姐包括自己的女儿不由的产生嫉妒心理。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母亲对于长大了的女儿,经常背弃母职和母爱,或把女儿看作自己的化身而自怜自叹,或者把女儿成年后的独立性视为背叛,或把自身关系的矛盾归罪到女儿身上。

而铁凝的《玫瑰门》中也刻画出“恶母”司猗纹的形象,在经历人生的苦痛之后,她以自虐和虐人开始向亲人、向社会进行疯狂的报复。当被虐者成为施虐者的悲剧再次发生时,我们要反思的不再只是作品本身,而是要究其“谁使她们变成这样?”的问题所在。同样在作品《大浴女》中的母亲章妩,铁凝又一次直逼女性的内心世界,对女性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审视,正如她曾说的那样,并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释放出母性的光辉,尽管世上的孩子都渴望被这光辉照耀。再如迟莉的《你是一条河》中母亲辣辣、徐坤的《女娲》中的母亲等等,“恶母”的形象层出不穷。

女作家塑造了一大批丑陋的母亲,母亲的遭遇在作者心中激起的情感反映,不是仇恨、愤怒,而是悲悯、惋惜和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思考与追问。新时代的女作家没有再因圣母的光环,而单纯地塑造出在男权社会的规范下,作为完美的母性与妻性,而奉献一生的女性形象。

母爱的形象到了新生代作家这里进一步受到颠覆,她们的文本中已经很少再涉及到母爱,情感、私语化、欲望化叙事代替了一切。陈染的《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母亲”似乎已经不存在,淡淡的几笔把出生勾勒出来后,母亲就消失不见了。林白在文本中曾说“在很长时间内,我对家、母亲、故乡这样的字眼毫不心动,我甚至不能理解别人思乡文章的深情厚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冷漠,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长成的。”<sup>[3]</sup>她们的生活中只有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外界很难介入。而到了卫慧、棉棉这里,在商业化经济浪潮的驱使下,当消费、情欲等成为势不

可挡的趋势时,一切的感情都可以消解,更不用说母爱亲情之类了。

母爱遭遇解构不是偶然,而是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现象。女人的美丽与“母性、妻性”二者很难兼得,如果要做男权制度下的“贤妻良母”就要牺牲掉美丽的权利,把身心降得很低很低,低到符合男性文化设定的标尺。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写作中对母亲神话的解构,使人们开始思考“女人为何如此丑陋”?究其原因,不难看出,无论是早期的张爱玲还是当下的王安忆、铁凝等,她们都说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与传统眼光中的“母亲”决裂,才能找回自我,重新建构起女性的真实身份。

纵观女性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母爱的变化,一方面是女性自身在清醒的认识自己,不再把母亲放在至高的位置上,消解母爱的崇高感实现女性对自我的阐释,让女性从既定的传统母亲的位置上走出去,重新开创出自己的生活。但另一方面,新生代作家如卫慧、棉棉等,她们的小说里没有人情世故,只是充满着金钱、欲望,吸毒等等恶俗的东西,母爱自然不再有摆放的位置,她们消解了一切感情的东西,只有物欲与性欲的狂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下的消费欲望有所展示,但很大程度上对大众有误导倾向。

“母爱神话”遭遇解构只是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方面,那么不关注父子关系的演变也有是另一面的展现。下面将以女作家的作品和个别男作家的作品为例来探讨一下父子关系的演变以及它的内在意义。

## 二、父子关系的变化

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父子冲突一直都是父子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一个世纪文学作品中的父子故事,它讲述的不仅仅是父与子的故事,更多体现了一个世纪复杂文化精神流变的隐喻。”<sup>[4]</sup>五四时期将父权推向了历史的断头台,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逆子”形象的出现,既是父子冲突的原因亦是结果。像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子辈”面对强大的“父权”,他们彷徨哀叹,虽也试图打破拴在身上的枷锁,却无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中,子辈们意图通过离家出走摆脱家庭的压制。父亲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独断专制、面目狰狞的暴君形象,儿子只能生活在个体的想象中,虽有所挣扎,却无力行动。事实上,“父亲的另一角色是封建文化的牺牲品”,他对子辈和不能与之相齐的女性的“管理”,更多体现出的是封建文化暴虐的“父权”。“新文学作家们站在‘子型文化’的立场实现对‘父型文化’的颠覆,因此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篡弑的根本问题是反抗父

权文化,表达儿子作为个体争取独立发展空间的人性化追求。<sup>0[5]</sup>所以当/子辈0与女性同时处于弱势时,弱势群体之间结成了一个联盟,这一同盟共同对抗着/父权社会0。由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的女性作为阴性成为被压抑的一方,在父子之争中与/子0作为同一阴性序列浮出了历史地表。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当子辈们造反成功,统治与被统治的父子关系出现转变时,与之同盟的女性的位置将要如何摆放?这又将成为一个新问题。

四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对父子关系的描述出现了一些转机。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子辈0们在部分作品中表现出/崇父0的倾向。老舍的《四世同堂》6、王统照的《华亭鹤》6中,中华儿女面对国仇家恨时挺身而出,慷慨赴义,他们追随的正是中华民族中的父辈身上的舍生取义,杀人成仁的思想。在红色经典的作品叙述中,这种对父权的崇拜也是愈演愈盛。如果细究起来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对革命无尚崇高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力0的顶礼膜拜。阶级关系压倒了一切关系,包括血缘关系,/子辈0们要维护的正是革命的权威,而这一权威正与专制的父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父一代为子一代树立了榜样,人生的灯塔,子一代只需沿着父辈开创的人生之路坚定地走下去,不用寻找,也不会迷茫困惑。<sup>0[6]</sup>当革命与父权对社会有着相同的话语权力时,那么父权自然而然地又成为革命的榜样,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青春之歌》6中,林道静个人成长的第一步是背叛父权统治的家庭,这与早期的/子辈0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当她投身于革命时,得到三个男人的不同层画的引导才真正走向了无尚崇高的革命事业,这里的三个男人作为引导者又一次成为新一轮的/父辈0在指引着女性前行。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当/子辈0们造反成功成为社会的强权者与领导者时,曾经与之结成同盟的女性的地位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她们仍旧处在阴性的地位,没有权力通过革命的力量与男性共同成为历史的书写者,反而又要被新一代的/父权0更确切的说是/男权0继续领导,始终没能获得自我言说的权利。

当权力再次转换时,女性意识在遭受长期的压抑后也开始觉醒,一部分女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对抗起男权社会。与解构崇高母爱的有着共通之处的是,不论父权还是男权,都在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作品中遭到了颠覆、解构,崇高感也被消解。方方的《风景》6中的父亲与儿女的关系并无亲情可言,他们各自为命地生活;王安忆的《小城之恋》6里,当女性表现出强烈的母性时,男性面对自己的女儿却是冷漠的;池莉的《你是一条河》6中,父亲的出现与死亡

同时,文本已不需要再为父亲留出一部分章节。由此可见,父亲在新时期女作家的文本中表现不出席或出席后无关紧要,而父子关系的演变在新生代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新一轮的阐释。

典型的文本要数朱文的《我爱美元》6,父亲与儿子一道以世俗化、欲望化的形象出现,他们在欲望升腾的现代都市里一起堕落,父亲不仅丧失了对儿子进行人生与道德教化的力量,反而被儿子进行了一番欲望启蒙,父子共谋。/你想和你女儿一样大的女人睡觉吗?她们正年轻,像刚刚绽放的花蕾,你对她们美丽新鲜的身体已经没有印象了,丰满的葡萄总是不断地上市,品种很多,贵的也有,便宜的也有,等到了冬天没有新鲜葡萄卖的时候,我们再吃我们的葡萄干吧。0儿子在欲望化时代有如鱼得水之感,构成了对被公共道德所压抑而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父亲的嘲弄与戏谑。朱文在访谈中曾这样表示:/对于欲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或者说两代人有两代人的处理方式,这表现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父辈面对汹涌而来的欲望问题采取一种令其转移的方式去处理他们不敢正视他们正当或不正当的欲望,他们的处境是尴尬的、可笑的。而子辈则不然,他们敢于正视欲望,并且听从欲望的召唤,欲望怎么来就怎么按受,然后再消受之,处理之,不掩饰,不转移,不作假。<sup>0[7]</sup>随着西方文化理念的输入,面对商业文化的冲击,代际的转换要求更快,可以说,/子型文化0越来越得到强调,而/父型文化0则遭到怀疑、批判。作家们的当下之思与欲望白描共同作用于作品,父子关系在人的欲望与经济浪潮的鼓动下变得丑恶不堪,父亲不仅不再是权力与道德的象征,反而表现出低级的退化。而父子关系在被称之为新新人类的卫慧、棉棉等人笔下更是无从谈起,她们用欲望消解一切,连朱文等人的当下之思也未能体现,完全沦为了低级庸俗的商业文化的代言人,这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所要警醒的地方。

在父子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直在起着决定作用的/权力0,它像男性社会的一个理想航标引领着父子两辈共同前进,而女性一直被排斥到话语圈的外面,不能言说。二十世纪早期的作品中对父权的畏惧与反叛,使得子辈们与同处弱势的女性站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而在/父权0遭到瓦解时,子辈们又重新整理好自己,同样操控起权力,忘记了曾经与之携手的女性,更不用说为她们谋得权力了,那么女性再次站出来反对男权社会也成为历史的必然。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女性开始自觉地对抗着男权历史,一系列女性主义作品也应声而出,她们不顾一切地消

解、颠覆。

/解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及其运用。这种策略一方面要打破原有文本的封闭结构,使原有结构的中心不再为中心,消解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颠倒原有的等级体系,另一方面要将原有系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外,使这些因素能与新的因素自由组合,使旧的因素同新的可能性敞开。<sup>[8]</sup>无论是对母爱的解构还是对父子关系的颠覆,一方面作为女性主义对抗男权社会的写作策略,它也确实对女性的自我觉醒与重新定位起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当一切亲情、价值都遭到解构,又无法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时,我们便不得不警惕在“解构”的策略下出现的人性异化了,那么这种解构就值得我们警惕了。在陈染、林白等人的/私小说0里,我们找不到出路,在新-轮的父子关系中也并没有提出建构的方法。作家在与写作中暴露问题的同时,出现的对主体性深度价值的放弃,这必然导致生存的无原则性的本能主义的放纵,变得浮躁、媚俗,而这也正是 90年代大众文化的问题所在。

---

参考文献:

[1]刘双贵.解构时代的文学思考[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6):102

[2]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266

[3]林白.一个人的战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142

[4][5]陈少华.阉割、纂弑与理想化[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7):218 214

[6]石万鹏.父与子:中国现代性焦虑的语义场[J].广西社会科学,2005(5):131

[7]张钧.新生代小说的立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16

[8]汪家堂.解构意味什么[J].社会观察,2004(12):48

(上接第 35页)

生于淤泥却纤尘不染,始终葆有了道德情操的高尚和性情的真纯;纳兰词中/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sup>[14]</sup>。从这个角度来说,纳兰词所体现的/弱德之美0在今天是具有一定教化作用的,它仿佛一面筛子,筛去了世间许多纷纷扰扰,筛去利益的熏染、金钱的迷惑,留下的是真诚和厚重,是宁静和清醇。尽管现实的压力、情感的斫伤使纳兰年华不永,令人叹惋;但他词中的/弱德之美0却给后世喜爱他的人带来一种温暖的情感,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坚定的修养,带来了内心的平安。这也许是纳兰词得以在当代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纳兰词带给我们的,将是生生不已的感动!

参考文献:

[1]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A].张草纫纳兰词笺注(修订本)[C].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

[2]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丛录[A].纳兰性德著.纳兰词[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11

[3]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A].词话丛编(第5册)词话丛编(第5册)引自5纳兰词6纳兰性德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11

[4]王国维.人间词话[M].滕咸惠译评,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4

[5]叶嘉莹.论词的弱德之美)石声汉5荔尾词存6序[J].农业考古,1999,11.

[6]夏承焘.影印5词人纳兰容若手简6前言[M].文汇报,1962- 5- 5.

[7]严迪昌.清词史[M].转引自纳兰性德著.纳兰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11.

[8]叶舒崇.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A].转引自纳兰性德著.纳兰词.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11

[9]苏雪林.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研究[J].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3号,1930.10

[10]一往情深深几许)))从5纳兰词6看纳兰容若的感情世界[A].引自朴月.西风独自凉(附录)[C].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2

[11]徐亚如.可怜侧帽楼中客,不在薰炉烟外听)))关于5饮水词笺校6出版的访谈[A].转引自5纳兰一派6,现代出版社,2002

[12]张纯修.饮水诗词集(康熙三十年张纯修刻本)[M].转引自纳兰性德著.纳兰词(附录三)[C].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11.

[13]顾贞观.祭文[A].康熙刻本5通志堂集#附录6,引自纳兰性德著.纳兰词[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11.

[14]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